

# 强军伟业呼唤文学强音

■王 龙 牟静娴

今天,不少官兵拥有多军种经历、多岗位锻炼,这在近年来的强军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,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日益凸显。作家卢一萍创作的《冰雪的家》《查果拉》等小说,用诗意语言描绘出神秘悠远、雄浑瑰丽的西部高原心灵史。高密的中篇小说《深海回音》,以充满质地的扎实细节,书写大学生潜艇兵的精神成长与无声坚守。石志广的中篇小说《九天玫瑰》,聚焦女飞行员试飞新型战机,进行高难度课目训练,展示了新时代女军人的飒爽英姿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骨与担当。

当下,我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竞相涌现,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足迹、航迹不断延伸。与此相适应,强军文学创作的新特征、新成果,很大程度上在于刻画新时代官兵兼具高科技素养与“钢多气更多、骨头更硬”的崭新特质。李朝龙的短篇小说《换羽的二排》,着眼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下一场无人智能的对抗演习,表现我军紧跟战争形态演变、大胆创新勇毅前行的风貌。周鸣的短篇小说《穿越浓云雷雨》通过讲述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惊险历程,进一步探索了军事训练的文学书写。

改革强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时代大考,考验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。林楠的短篇小说《换装》,借“军人转文职”的何源,面对“脱军装”时的内心挣扎,传递出永不褪色的军人信念。李宏的中篇小说《移防》,讲述火箭军某部奉命移防后,连长马守亭率战友留守护装

的故事,展现军人在改革调整期间的奉献牺牲。文清丽创作的中篇小说《告诉你大海有多迷人》《狙击手的微笑》等一系列作品,生动诠释了在改革强军征途上,当代军人的赤诚担当与淬火成长。

我们也要清醒看到,与风雷激荡的强军步伐相比,目前强军文学仍缺乏中锋正笔的力作,还存在着距离不小的“审美时差”。毋庸讳言,当前强军文学创作面临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挑战;新生代作家创作积淀不足,驾驭重大题材力有不逮;许多老作家已退出现役,对强军进程存在认知隔膜,导致当下缺乏反映强军实践的扛鼎之作。部分地方作者热情可嘉,但对新时代人民军队缺乏深入了解。破解这些难题,既要大力推进军地合作,创作重大项目善于“借船出海”,又要用好有关政策打造人才队伍,强化自我“造血”功能。军队作家应紧跟强军步伐,提升创作素养,成为懂打仗、会创作、善传播的复合型人才。

强军文学创作既需深厚的文学素养,亦需全面的军事文化积淀。我们既要书写科技之变、战争之变、对手之变,也要诠释人民军队始终不变的红色基因与优良传统,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辩证思维中筑牢创作根基。王凤英的中篇小说《虎旅旅长》,通过讲述一位破除积弊、锐意进取的合成旅旅长,锻造精锐之师的故事,深刻探讨了在强军征程中,哪些传统需要继承,哪些观念需要革新。贾秀琰的《这个岛依然醒着》聚焦孤岛特训营,通过描绘特战队员挑战极限的训练过程与细腻情感,生

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自我超越与血性锻造。这些作品在谋战研战与赓续红色血脉两者之间,都力图找到叙事上的某种平衡,使主题进一步得到深化。

当代文坛新锐作家不断推陈出新,但强军文学的叙事实验却显滞后。一方面,强军文学创作专业门槛高,涉及领域广,叙事实验空间有限,形式如果过于保守或过度先锋,都会影响艺术表达的准确性;另一方面,网络、电磁、智能化等领域,要求作家具有较高军事专业知识。西元的中篇小说《命运来信》,以战略学刘教授的认知困境为切口,在智能化战争的宏大命题下,叩问个体意志与信仰的不可替代性,对强军文学的书写可能作出有益的探索思考。相比之下,部分以无人作战、网络对抗为题材的小说,在叙事上不经意间陷入技术堆砌的误区,使作品中的人物略显单薄。

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文中提到的作品虽难以概括强军文学创作的全貌,但有一条创作规律清晰可见,强军文学的创作唯有更加熟悉强军实践动态、更加贴近官兵心灵、更加了解现代军事前沿,其作品才能让专业人员不觉其浅、普通大众产生共鸣,真正成为“强军进行时”的文学报告。

强军伟业呼唤文学强音,百年征程激荡胜战豪情。强军文学创作者理应更加自觉地深深扎根于火热军营,在硝烟与泥土中淬炼笔锋,努力书写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英雄史诗。

小说对普通队员的刻画同样细腻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微光,构成了一个集体坚实的底色。张婷与柯红娟两位即将面临转业或转改文职的女队员,主动申请加入驻训。她们不怕苦不怕累,主动要求站岗,展现了女性军人的坚韧与执着;汽车班长苗得雨身兼数职,既当驾驶员又当修理工,在紧急时刻总能挺身而出,用精湛的技术保障队伍机动;年轻队员孙洪承主动参与手术、认真复盘问题,展现了年轻军人在训练中的快速成长。

这部小说的深层价值,还在于通过卫勤驻训的微观叙事,探索了强军思想的文学表达。作品始终围绕“回归主责主业、时刻备战打仗”主题,通过人物的言行与选择,让“当兵打仗、带兵打仗、练兵打仗”的意识深入人心。刘军的党课、孙刚的战场经验分享分享、祁然教授的实战化授课,从不同维度阐释了“能打胜仗”的深刻内涵;队员们在高温、暴雨、疲劳等多重考验下坚守岗位,用行动践行“流血流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”的誓言,生动诠释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作为一部军旅题材小说,《时刻准备着》在文学表达上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。结构上,作品以驻训进程为线索,从开训、突袭、抢救到考核、义诊、抗洪,环环相扣、层层递进,既展现了训练的完整流程,又设置了诸多悬念与冲突,让叙事张弛有度。语言风格刚健有力、朴实无华,既有军事文学的硬朗质感,又不乏温情细腻的描述。

当今世界局部战争不断,我们更加感受到生活在一个和平国家的可贵。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,我们看到了军队聚焦练兵备战的坚定决心,看到了军人忠诚使命的精神底色,更看到了人民军队能打胜仗的坚实底气。这部作品告诉我们: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,唯有时时刻准备着,才能守护好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家国。

## 锐视点

进入新时代,中国文学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。一种文学现象逐渐引人注目,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“革命历史”,再度成为作家集体倾心的叙事资源。不同代际的作家以不同的文学观念、历史视角与叙述方式、语言风格,创作了众多格局宏阔、思想深邃、艺术成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佳作。在对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进行持续跟踪和深入研究后,评论家傅逸尘将其命名为新时代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之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。

与创作的繁荣相比,理论话语的建构明显滞后,新时代文学研究亟待理论创新。2024年以来,傅逸尘围绕这一论题接连发表多篇文章,相关成果入选中宣部、国家广电总局“2025年度全国优秀理论宣传作品扶持计划”,并最终完成理论专著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)的出版。研究中,他在把握“新时代文学”新质的基础上,以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为思想内核,既回溯革命历史又立足当下语境,进一步提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概念,及时回应了“革命历史叙事”如何赓续“红色经典”传统,实现叙事创新,进而展望其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对内影响世界的可能。

作者系统梳理了“红色经典”和“新红色经典”的传承关系与创新向度。全书采用历史梳理、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,结构严谨、逻辑自洽。他对“新红色经典”的思辨与建构,既注重理论阐释又注重文本细读,既着眼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,构建起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、本土性与世界性、主体性与包容性多维并存的文学批评场域。

书中,作者创造性地提出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的概念,并指出新时代的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与此前不同历史时期的“革命历史叙事”的本质性差异。专著对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的理论建构是系统而立体的,首先上溯至历史的纵深处,用两章的篇幅勾勒出当代文学史上“革命历史叙事”的谱系,为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积淀,又在第三章通过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# 「新红色经典」与「革命历史再叙事」

■张 傲 张 凡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的有机融合。特别在第三章中,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徐贵祥的《英雄山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长篇小说,还有西元、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,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。在第四章中,作者对“新红色经典”具体“新”在何处,进行了归纳总结,将其概括为时代之“新”、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“新”、历史观念之“新”、文学方法之“新”、创作主体之“新”这5个维度。这使得“新红色经典”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。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“生活场”的营造、“我在”的写作与“经验”的提升、写实能力与“总体性”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,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。

作者从时代精神、思想内涵、历史观念、文学方法、创作主体等层面,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、新变化、新经验,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,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。当然,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,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,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

## 微观叙事背后有大主题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时刻准备着》

■王宗仁

母亲病重住院的家事与突如其来的驻训任务形成冲突,展现了军人“忠孝难两全”的困境。这种不回避矛盾的叙事姿态,为整部作品奠定了“真”的基调。在驻训期间,野战医疗所面临种种考验,比如装备的短缺、考核的严格、实战的检验、抗洪的危险……但正是严格的训练、紧急的拉动、反腐的震慑以及夜间紧急手术、批量伤员救治、洪水中抢救物资等场景,将“平时保健康,战时保打赢”的卫勤使命具象化,让读者真切感受到“训练场就是战场”的硬核逻辑。

作品彰显了铁血军营中的立体人格与精神光谱。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塑造文学的新形象。《时刻准备着》以卫勤驻训为叙事主线,用铁血与温情交织的笔触,撕开了和平积弊的伪装,铺展了新时代卫勤部队回归主责主业的壮阔画卷。这部作品是一场军事训练的文学书写,也是一曲关于忠诚、担当与奉献的精神礼赞。作品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,探索了强军思想的文学诠释与对军人灵魂的深刻锤炼。小说中那些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,更是作品的灵魂所在。他们在训练与考验中绽放的人性光辉,让强军叙事有了生动的注脚。

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特质,在于其毫不避讳的实战化叙事风格,将“练兵备战”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训练场景与尖锐矛盾。开篇即高潮,医院常委会上,野战医疗所的组建命令突如其来,副政委刘军与即将退休的副院长孙刚面临受命。这场任命因未提前沟通引发争议——刘军

动赢得队员信任。

作为所长的孙刚,则是沉淀着岁月厚度的老兵典范,沉稳厚重、经验丰富,参加过边境作战的经历让他对战场有着刻骨的体悟。训练中,他是严苛的“铁面所长”,以“慈不掌兵”的原则要求队员剪短发、严作风,对训练中的形式主义零容忍;生活中,他又是温情的“老大哥”,关心队员的饮食起居,理解刘军的家庭困境,在深夜查岗时为战士掖好被角。他对天气的准确预判、对战场生存细节的熟知,以及“平时不练兵,战时流血的”谆谆教诲,都让“老兵”形象立体可感,成为队伍在精神层面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小说还写到了我军卫勤建设中鲜活饱满的骨干力量代表。他们是一群各展所长的卫勤尖兵,来自不同岗位,有着不同专长,却在驻训中共同铸就钢铁集体。史亚军作为重伤救治组组长,身上有着技术干部特有的较真精神。他放弃国际学术交流机会投身驻训,因手术器械不足而据理力争。他的“一根筋”背后,是对“救死扶伤”使命的极致坚守。分类救治组的组长徐惠娟,是实战型骨干的担当。她多次参加国际救援,具备很强的应变能力。在批量伤员救治中,面对担架人员不足的困境,她毫不犹豫背起重伤员冲向手术帐篷,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军人的担当;分类救治时,她精准判断伤情,快速分流伤员,将“先重症后轻症”的原则落实到每一个细节,用专业能力诠释了“分类救治是战场救治的生命线”。

吗?我找到了答案:因为忠诚,所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;因为忠诚,所以他们把使命高高举过头顶。

由此,歌曲的词眼变得豁然明朗——瞄准,沿着红色足迹,怀着红色初心,精准瞄准,决战决胜。于是我写下:“瞄准瞄准精准瞄准/红色瞄准线凝聚忠诚/瞄准瞄准精准瞄准/千里点穴一剑封喉。”

歌词初稿写好后,我又去其他基层部队征求官兵意见。在与不同岗位的官兵交流探讨中,我又有了新的发现:其他军兵种装备的瞄准线亦多为红色。所以,歌词并未局限于单一军种,而是展现了人民军队能打仗、打胜仗的铁血风骨与昂扬气概。

作品一经推出便迅速传唱,还登上央视晚会平台,广受官兵与观众好评。

词作家乔羽曾说:“写歌说难也不难,写好就很难。”多年的军旅创作经历,让我深刻体会到,基层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,唯有扎根练兵一线,才能捕捉到生动意象,准确地表达主题,做到真正为官兵发声、为时代歌唱,创作出官兵喜爱、经得起检验的作品。

## 现象识器

改革强军的壮阔征程为军事文学提供了丰厚土壤,催生出以强军实践为书写对象的强军文学。

新时代的强军文学,多维记录改革进程,让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鲜活呈现;深度聚焦转型重塑,让军人命运的磨砺蜕变直抵人心;生动刻画时代特质,让强军文学绽放前所未有的独特光彩。

近年来,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崭露头角。他们既是改革强军的亲历者,也是拥有切身体验的书写者。他们观照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,挖掘改革强军的深层内涵,使强军文学作品成为展示强军风采的窗口。作家们投身练兵备战一线,追踪改革强军进程,不仅讲述“军队如何在转型中重塑”,更呈现“军人如何在变革中成长”。

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中,王凯的中篇小说《荒野步枪手》讲述两代人的军旅经历,于平凡坚守中彰显战斗精神的代际传承;董夏青青的《在阿晋斯奇》赋予茫茫边疆以辽阔诗意,再现了卫国戍边军人的心灵世界;刘笑伟的诗集《岁月青铜》以凝练的意象和厚重的语言,抒写强军壮歌,吟咏家国情怀。他们凭借独特的“在场”视角和英雄书写,为强军文学的时代表达提供了鲜活活力。

## 作品读评

最近,军旅作家李骏推出了长篇小说《时刻准备着》。这是描写我军卫勤战线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、落实备战打仗要求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一经面世,便引起广泛关注,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,并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全文刊发,随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

作为亲眼看着李骏成长的作家,我抱着一读为快的想法,迅速找来阅读。小说以中心医院野战医疗所的实战化驻训为叙事主线,用铁血与温情交织的笔触,撕开了和平积弊的伪装,铺展了新时代卫勤部队回归主责主业的壮阔画卷。这部作品是一场军事训练的文学书写,也是一曲关于忠诚、担当与奉献的精神礼赞。作品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,探索了强军思想的文学诠释与对军人灵魂的深刻锤炼。小说中那些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,更是作品的灵魂所在。他们在训练与考验中绽放的人性光辉,让强军叙事有了生动的注脚。

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特质,在于其毫不避讳的实战化叙事风格,将“练兵备战”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训练场景与尖锐矛盾。开篇即高潮,医院常委会上,野战医疗所的组建命令突如其来,副政委刘军与即将退休的副院长孙刚面临受命。这场任命因未提前沟通引发争议——刘军

## 灵感来自“红色瞄准线”

——歌曲《瞄准》创作浅谈

■海 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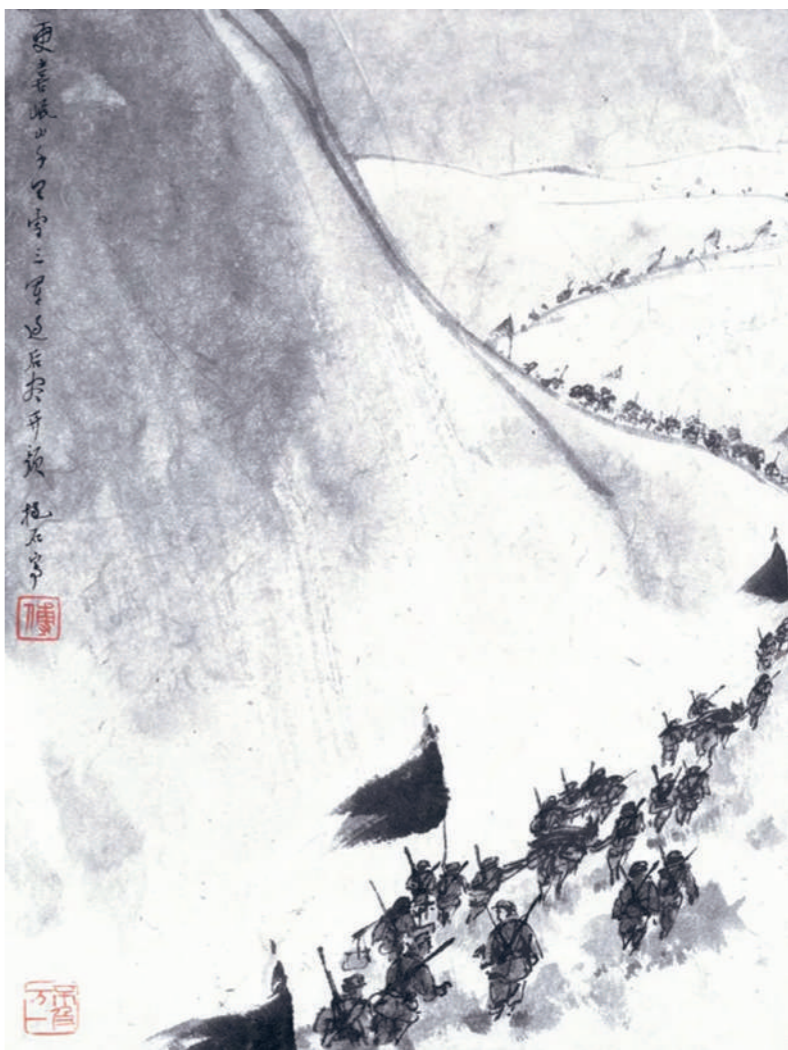
名军人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家国情怀与铁血担当。这份赤诚与勇毅让我按捺不住涌动的感情,随即写下:“给我一个坐标/我要精准确定/压上必胜信念/只等一声号令/祖国给我坐标/扛起强军使命/练就过硬本领/只为家国安宁。”

创作至此,我不禁深思:是什么赋予官兵如此炽热的报国情怀?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奋不顾身、向战而行?此时,多年前在导弹洞库观摩学习的场景骤然浮现在脑海。在了解熟悉了瞄准环节的操作原理后,我清楚看见了那根瞄准线是鲜红色的。霎时,一种创作意象在心中迸发。我想,这道红色瞄准线,不正是我们基层官兵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生动写照



# 长征

第 6699 期



作品画 《七律·长征》诗意图(中国画 南京博物院藏) 傅抱石作

这幅画以“更喜岷山千里雪”为核心意象,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翻越雪山的场景。画中山峰巍峨高耸,覆盖着皑皑白雪。山脚下,一列红军队伍正艰难前行,远处连绵的群山在风雪若隐若现。画家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方式,同时融入独创的“抱石皴”笔法,描绘了山势的峻拔、环境的艰苦,反衬出红军战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生动展现了诗作所抒发的战斗豪情。

(晓芳辑)